

讨价还价亦生趣

◆ 陈家和



我还是吃亏了！”

“吃什么亏啊?你看这可是红梗芋艿，一烧就酥，糯得很呢! 看你是存心要买，快收市了，算三块四一斤吧，去零头给十一块二，噢不! 就十一块行了!”

嗯，差不多能对妻有所交待了，可怎么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呢?接过袋子，我下意识地在手里掂了掂分量，就是为了这句号，我不合时宜地又来了一句:“阿姨，我真的吃亏了!”没想到这下真的惹恼了摊主，在她看来，我掂斤两的举动是对她不信任，再一次表示“吃亏”是往她身上泼脏水，无意伤害了她，惹急了她:“看你的样子还冤我缺了你的秤，卖点菜容易吗?你可不要冤枉我哟!这么多在这里做生意的，你左邻右舍问问，我啥时候做过这种缺德事!”事关她的声誉，摊主着急了，难免激动，喉咙越来越响，引来好几位顾客和邻近的摊主。

嘿! 闹大了。我哪有理由跟着生气，反倒觉得遇上一位把诚信看得很重的摊主。妻闻声而来，欲劝架，被我暗暗推了一把，趁机向她使个眼色，暗示她别搅和，好戏还在后头呢!

口舌便给巧翻胜盘

道理上，我是不占上风，可我胸有成竹，问摊主:“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是我吃亏了吗?”

摊主余怒未消却诧异怎么我还耿耿于怀了:“一次次的让给你价，

还嫌吃亏，我买卖还做不做啦?你让大家评评理!”

“阿姨，我根本就没有还价嘛! 问问大家，你左邻右舍都听到的，从头到尾，三块八，三块四都你自己在说嘛!”我是有备而来，这可一点没瞎说。

“那你还一次次的嫌吃亏，这不是还价能是啥? 我还平白无故让价给你了?”

我心下一乐，嘿嘿，瞧着吧! 我面向女摊主，手指着大伙儿，俨然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:“你们大家都看清楚啊! 就我这样的，叫她阿姨，是不是吃亏了? 买她点芋艿，我可叫了好几回了，你们大家评评理啊，我是不是亏大了!”

“嘿嘿……哈哈……呵呵……”周围爆响起一阵哄笑。女摊主瞪我一眼，也忍俊不禁，咯咯咯地笑出了声。

我摸出一张十块的和一枚硬币送到摊主手里，故作委屈又恼怒:“我平白无故白叫你阿姨了!”

摊主更乐了，不顾我的推托，硬把那一块钱硬币塞回我手里:“就收你十块钱整数! 大哥，吃好了再来啊!”边说边麻利地掐了一把葱，塞进了已经拎在我手里的袋中。

走出菜场，众人开心的笑声似乎还余音绕梁。欢愉无处不有，遍地都是。讨价还价的纷争里还能寻求快乐。望着同样开心的妻，我洋洋得意。我的得意不仅于此，我这不是还给所有的男人争回一口气嘛!

下上两便

◆ 吴仲翔

谁知这次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过境时，情况完全不同。导游说，行李放在车上不用拿，游客只需带贵重物品通过海关检查。旅游大巴走车辆通道经两国海关检查，出关后司机招呼我们上车，开到新加坡旅游大巴的接站处，帮我们把行李搬到来接我们的车子上。当地导游说:“这叫下‘马车’，上‘新车’。”这样简便又合规的出入关，让我们轻松了许多。

到曼谷，安排我们住的宾馆在一条较狭小的路上，大巴在大路上停下，导游叫我们不用管行李，带上贵重物品跟着他走就行。走了二百多米到达宾馆，走进大厅只见所有行李已经整整齐齐放在厅里，原来是宾馆派面包车把顾客的行李运来了。第二天离开宾馆时，他们又派面包车把行李送到停在大路口的旅游大巴，店员帮我们把一件件行李放进大巴行李仓，

东西丝毫不差。想想在国内旅游时，游客拖着箱子，背着背包跟着导游走二三百米住宾馆是寻常事，哪家宾馆会派车来接送行李?

国外旅游虽然服务到位，但对游客的要求也很高。譬如为了保持车厢的清洁卫生，规定车内不准吸烟、不准吃零食、不准吃水果、不准喝甜饮料，只允许喝矿泉水。如此严格的要求，一行三十余人的旅游团，乘车十几天，没人违反规定。我注意观察了，但见吸烟者都自觉到吸烟区，买水果和零食吃的人，都在路旁垃圾桶前吃完扔掉皮壳才上车。想到国内的旅游车上经常烟雾缭绕、瓜皮果壳乱扔，觉得出国后国人也文明了。

以上都是一些细节，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旅游已成为人们普遍的需求，那么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是否也应上一个台阶呢?

她为我一笔笔誊写

多年前，在甘肃农村劳动锻炼期间，不幸落崖受伤致残。什么事也不能干了，今后怎么办呢?

熟识我的人都跟我说:“学习写作吧。”在他们看来，残疾人似乎与文学有某些不解之缘。也难怪他们，因为像海伦·凯勒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、吴运铎这样的残疾名作家，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。我清楚自己的功底，也深知文字变铅字的困难，所以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，说:“刮风下雨不知道，自己吃几碗干饭自己还不知道?”

那么干什么呢?总要想一个办法支撑自己，使自己觉得有必要活下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只有写作一条路可以走。

那写什么呢?几位先予我在拥挤的文学小道上颠簸的业余作者跟我说，写你最熟悉、感受最深的事情。什么是最熟悉、感受最深的事情呢?无疑是自己的病情。夜阑人静，我开始伏案而写，妻子则在一旁帮我回忆。我们说说写写，写写说说，说到激动处，妻与我都是泪痕满面。

那时还没有电脑，稿子得誊写到方格子文稿纸里去。我双手没有握力，手指像鸡爪般散开，写出来的字迹就像天书一样。这样的字，叫编辑如何辨认?不扔到废纸篓去才怪呢。干完了家中一切“男活女活”的妻子，开始在灯下为我第二次加工。捧着我那横不是横，竖不是竖，字迹模糊的手稿，她一字一字地猜译、辨认，读给我听，然后根据我的口头更正修改，最后才工工整整地誊写到方格纸上去。有时我已经熟睡，她还坐在灯下一笔一笔地誊写。偶尔睁开眼，只见墙上布满她“高大”的身影。

稿子誊好了，装在自制的大信封里，不敢多折，唯恐被编辑认为是退稿再投。就是寄，她也宁愿多走几步路，亲手投到邮局的信箱里去，不敢信手投在路边的信箱里。真是可怜天下妻子心!

一下买了十份报纸

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，一篇一篇寄出去，却又一篇一篇被退回来。初时，我对退稿并不在乎，很有一点“大将风度”。渐渐有点受不了了。拿自己的退稿与别人登出来的文章比比吧，觉得自己的文章一点也不比别人的逊色。我开始抱怨编辑缺乏“慧眼”，抱怨编辑录用“人情稿”、“名人稿”过多，挤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。甚至，开始扔笔，撕纸，流泪。

这时，还是妻子安慰我:“编辑部不相信眼泪，我们也不要以成败论英雄。写出来的文章不能见报，水平总是在一点一点提高的，将来辅导孩子做作文也是蛮好的。再说，通过看书、学习、写作，多少也充实了枯燥的病床生活啊!”

言之有理，我抹掉泪，铺平纸，握起笔，重新写。

一天下午三点多，接小区传呼电话的老妈妈突然来敲门:“你爱人刚刚打电话来，说文章在晚报上登出来了。”

什么?登出来了?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是哪篇?登在哪个版面?问老妈妈，却问不出个究竟来。这可

妻子扶我爬格子

◆ 连俊

把我急坏了，一个人心痒痒地在房里直打转。

好不容易，妻子下班回家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纸给我看。“登出来了，是《锻炼使我重新站起来》那篇，《康健园》专栏!”

捧着那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报纸，我就跟范进中举一样，有点晕乎乎的。鼻子酸了，眼睛湿润了，透过那晶莹的泪花，我仿佛看见自己在沿着稿纸上方格叠起的梯子上攀登，在格与格之间的垄沟里耕耘。

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，我问妻子:“马上就要下班回家了，为什么还要打电话?”“先知为快嘛!”妻子笑眯眯地说。知我者妻子也!

我突然想到，该多买几份报纸留念呀! 妻子一听，连声说对，赶紧转身出门。可是，那时候晚报好卖得不得了，周围的报亭老早卖光

了。妻子又跑到附近的天山邮局，一问也卖完了。怎么办? 她二话不说，坐上门口的71路公交车，赶到静安寺那里的邮局。还好，邮局还开着，她一下子买了十份报纸。

这十份报纸，除了一份我们自己留着珍藏，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分给了亲朋好友。面对惊喜的亲友们，妻子感叹:“表示惊讶，只需一分钟;要获得成功，却要努力许多年。”亲友们纷纷祝贺我们说:“不容易，不容易!加油，希望能够在报上看到你更多的文章!”

这一撇全靠那一捺

高兴过后，我们俩就拿出底稿与正文对比，琢磨编辑为什么这样修改，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。现在，我们读别人的作品时，不再停留在单纯欣赏、消遣的水平上，更多的是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，学习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，观察作品的社会效益。

来之不易的“成功”，令我满心欢喜，斗志满满地继续奋力“爬格子”。我的文章登出来的渐渐多起来了，妻子也受到激励。有一天，她兴致勃勃地宣布:“我也要写文章投稿!”从此，她也开始读书、练习写作，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，她的名字也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出现了。这一来，夫妻俩比学赶帮，劲头更足，共同语言更多了。

阅读和写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多年来，一家人已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，已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数百篇文章，有些作品还获了奖。当然，能有这样的成绩，我更感激的是我的妻子。我颈椎骨折伴高位截瘫，医生把我治到倚靠着妻子能行走几步。我高妻矮，我左妻右，走路的时候是一个“人”字形。有首歌里唱道:“人字的结构是互相支撑。”我这一撇则全靠妻那一捺支撑着。妻子给我一个支点，托起了我的残后余生。我也愿意努力笔耕，让这个“人”字，变得更坚实、更高大!



版插图 邹勤